

五

倫

書

五倫書卷之五十

臣道

善行

箴

周。周公從武王入殷。聞有長者。武王往見之。問
殷所以亡。長者曰。王欲知之。則明日請以日
中為期。武王與周公明日又要其期。則不得
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
恥不能諫其主。又以其惡告王。固不忍也。○

公事成王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為一秀。大幾盈車。民得而上之。成王問周公此何也。周公曰。三苗同秀為一。意天下其和而為一乎。後三年越裳氏果重譯而朝。

列國。魯子貢仕魯。定公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

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既而果然

顏淵侍魯定公于臺東野畢御馬于臺下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顏淵曰善則善矣其馬將必佚定公不悅以告左右曰吾聞之君子不讒人君子亦讒人乎顏淵去須臾馬敗聞矣定公乃起趨駕請顏淵淵至定公曰向寡人謂東野畢之御子何以知其馬之將佚

也。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巧於使人。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盡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厯險致遠。馬力殫矣。然而猶乃求馬無已。是以知其佚也。定公曰。善。可以少進與。顏淵曰。鳥窮則啄。獸窮則攫。居縛反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有窮其下能無危者。未之有也。定公曰。善哉。君子之智。寡人之過也。

齊仲孫湫為大夫。齊侯使湫省魯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携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

虞宮之奇。以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言於虞公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諺所謂

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虞公不聽。厥後晉滅虢。遂襲虞滅之。

吳伍子胥事吳王夫差。夫差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子胥進曰。越王勾踐。食不重味。衣不重采。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其衆。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越在腹心疾。而王不先。而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遂北伐齊。敗齊師於艾陵。十一年復北伐齊。越王勾踐率其衆以朝吳。厚獻遺之。吳王

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越在腹心，今得志於齊，猶石田無所用。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屬其子於齊鮑氏，還報吳王。吳王聞之大怒，賜子胥屬鏤劍之劍以死。子胥將死，曰：樹吾墓上以梓，令可為器，抉吾眼置之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也。二十三年，越果敗吳，夫差遂自剄死。

漢劉敬事高帝為郎中，號奉春君。韓王信反，帝自往擊。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擊漢，帝大怒。

使人覘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徒見老弱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易擊。帝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矜夸。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疾老弱。此必欲見短。伏竒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踰句注三十餘萬已業行。帝怒罵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迺今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竒兵圍帝於白登。七日。然後得解。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

公言以困平城吾已斬先使十輩言易擊者
矣。廼封敬二千戶。錡建信侯。

周亞夫景帝時為丞相而趙禹為丞相史府
中皆稱其廉平。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
文深不可以居大府。

魏相為茂陵令。時御史大夫桑弘羊客詐稱
御史。止傳丞不以時謁。客怒。縛丞相疑其有
姦。遂收捕之。按致其罪。論棄客市。茂陵大治。
後遷河南太守。宣帝即位。入為大司農。遷御

史大夫。四歲大將軍霍光薨。相上言。今光死。子禹復為大將軍。兄子山秉樞機。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寢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全功臣之世。帝善之。皆從其議。後霍氏果有反謀。伏誅。

陳湯成帝時為射聲校尉。坐事奪爵為士伍。後數歲西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燉煌兵以自救。丞相王商

等議數日不決。大將軍王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帝召湯見宣室。湯對曰：臣以為此必無可憂也。帝曰：何以言之？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人，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烏孫兵圍會宗者，人衆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今會宗欲發城郭燉煌，應時乃至。所謂報讎之兵，非救急之用也。帝曰：奈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誑指計其日，曰：不出五

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烏孫兵已解矣其識多類此

鄧禹年十三受業長安時光武亦游學京師禹年雖幼而見光武知非常人遂相親附數年歸家及漢兵起更始立豪傑多薦舉禹禹不肯從及聞光武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甚歡因留宿間語禹進說曰更始雖都關西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羣聚更始既未

有所挫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志在財帛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四方分崩離析形勢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因令左右號禹曰鄧將軍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光武即位拜禹為大司徒封高密侯

寇恂光武時為執金吾。時隗囂將高峻擁兵萬人據高平第一。也城畏誅堅守。帝遣恂降之。恂奉璽書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理不屈。恂怒。將誅文。諸將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彊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

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爾諸將皆曰非所及也遂傳峻還洛陽

耿弇少好學父況為上谷太守弇年二十一奉父奏詣長安至宋子會王郎起兵邯鄲從吏曰子輿成帝正統捨此不歸遠行安之弇按劔曰子輿弊賊卒為降虜爾我至長安陳漁陽上谷兵馬歸發突騎以犄鳥合之衆如

摧枯折腐爾。觀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久也。
弇乃馳北上謁光武。光武留署門下。史與俱
北。至薊。令功曹王霸募人擊王郎。市人皆大
笑。舉手邪揄之。霸慚。懷反居魚而反。光武將南歸。
弇曰。今兵從南方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
寵。公邑人。上谷太守即弇父也。發此兩郡控
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光武官屬皆曰。死尚
南首。奈何入囊中。光武指弇曰。是我北道主
人也。數召見。加恩慰。以為偏將軍。遂率兵從

拔邯鄲

吳漢初為安樂令。會王郎起北州。擾惑漢素聞光武長者。獨欲歸心。廼說太守彭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銳。附劉公擊邯鄲。此一時之功也。寵以為然。而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乃辭出止外亭。念所以譎衆。未不知所出。望見道中有一人似儒生者。漢使人召之。為具食。問以所聞。生因言劉公所過為郡縣所歸。邯鄲舉尊號。

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即詐為光武書。移檄漁陽。使生齎以詣寵。令具以所聞說之。漢復隨後入。寵甚然之。於是遣漢將兵與上谷諸將并軍而南。所至擊斬王郎將帥。及光武於廣阿。拜漢為偏將軍。既拔邯鄲。賜號建策侯。光武將發幽州兵。夜召鄧禹問可使行者。禹曰。間數與吳漢言。其人勇鷙有智謀。諸將鮮能及者。即拜漢大將軍。及河北平。漢與諸將奉圖書上尊號。光武即位。拜為大司馬。封舞陽。

侯

王霸從光武至下曲陽。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及至虜沱河。侯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光武令霸往視之。霸恐驚衆。還即詭曰。冰堅可度。官屬皆喜。光武笑曰。侯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水亦合。乃令霸護度。未畢。數騎而冰解。光武謂霸曰。安吾衆得濟免者。卿之力也。霸謝曰。此明公至德。神靈之祐。雖武王白魚之應。無以加此。光武謂官屬曰。王霸

權以濟事。殆天瑞也。以為軍正。爵關內侯。馬援。光武時避地涼州。隗囂甚敬重之。是時公孫述稱帝於蜀。囂使援往觀之。援素與述同里。閉相善。以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陞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為援制都布單衣。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旄騎警蹕。就車。磬折而入。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

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脩飾邊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囂遂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引見於宣德殿光武迎咲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臣亦擇君臣與公孫述同縣必相善臣前至蜀述陞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邪帝復咲

曰。卿非刺客。顧說客邪。援曰。天下反覆盜名
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
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壯之。以為待詔
使。大中大夫來歙持節送援西歸隴右。隗囂
與援共卧起。問以東方流言及京師得失。援
說囂曰。前到朝廷。帝引見數十。每接讜語。自
夕至旦。才明勇畧。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
所隱伏。闊達多大節。畧與高帝同。經學博覽。
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

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囂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邪。然雅信援。故遂遣長子恂入質。援因將家屬隨恂歸洛陽。會囂用王元計。意更狐疑。援數以書記責。辭於囂。囂然援背己。得書增怒。其後遂發兵拒漢卒。以敗滅。

班超明帝時為假司馬。永平十六年遣都尉竇固伐匈奴。固使超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行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

更踈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官屬曰。胡人不能常久。無他故也。超曰。此必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覩未萌。況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曰。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始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矣。為之奈何。官

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善。初夜。超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

明日乃還。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告以漢威德。自今以後勿復與北虜通。廣叩頭願屬漢。無二志。遂納子為質。還白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

三國蜀諸葛亮初在南陽時。先主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

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

暗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踣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箠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咸資決策焉。及亮事後主為丞相。

出師伐魏屯陽平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
惟留萬人守城魏司馬懿率二十萬衆拒亮
而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六十里所偵候
白懿言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懿垂至
已與相逼欲前赴延軍相去又遠回迹反追
勢不相及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
敕軍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又令大
開四城門掃地卻洒懿嘗謂亮持重而猥見
勢弱疑其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趣山明日食

時亮拊手大笑謂參佐曰。司馬懿必謂吾怯。將有彊伏。循山走矣。候邏還白。如亮所言。

魏荀彧為漢侍中。守尚書令。常居中持重。太祖雖征伐在外。軍國事皆與彧籌焉。既用其計。破張繡。禽呂布。定徐州。遂與袁紹相拒。孔融謂彧曰。紹地廣兵強。田豐許攸。智計之士也。為之謀。審配逢紀。盡忠之臣也。任其事。顏良文醜。勇冠三軍。統其兵。殆難克乎。彧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

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二人
留知後事。若攸家犯其法。必不能繼也。不繼
攸必為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可一戰而禽
也。太祖遂以彧議。用奇兵。叢紹別屯。斬其將
淳于瓊等。紹退走。審配以許攸家不法。收其
妻子。攸怒。叛紹。顏良文醜臨陣授首。田豐以
諫見誅。皆如彧所策。

吳周瑜事孫權為前部督。曹操入荊州。劉琮
舉衆降。操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吳將士

聞之皆恐懼。權延見羣下。問以計策。議者咸謂大計不如迎之。瑜曰不然。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內憂。能曠日持久。來爭疆場。又能與我較勝負於舟楫可也。今北土既未平。加以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且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非其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擒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往夏

口。保為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爾。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其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瑜果敗操于赤壁。晉王允之總角時。從伯敷謂為似已。恒以自隨。出則同輿。入則同寢。敷嘗夜飲。允之辭醉先卧。敷與錢鳳謀為逆。允之已醒。患聞其言。慮敷或疑已。便於卧處大吐。衣面並污。鳳既出。敷果照視。見允之卧吐。以為大醉。不復疑之。

時允之父舒始拜廷尉。求還定省。敦許之。至都。以敦鳳謀議事白舒。舒即與道俱啓明帝。及敦平。帝欲命允之仕。舒請曰。臣子尚少。不樂早官。帝許之。

後魏崔浩為祭酒。宋高祖為晉將伐姚泓。舟師自淮泗沂河西上。假道於魏。詔羣臣議。咸曰。劉裕揚言伐姚。意或難測。宜先發軍斷河上流。勿令西過。太宗將從之。浩曰。此非上策。司馬休之徒擾其荊州。劉裕切齒來久。必欲伐

之。今若塞其西路。裕必上岸北侵。如此則姚無事而我受敵。未若假之水道。縱裕西入。然後興兵塞其東歸之路。所謂卞莊刺虎。兩得之勢也。使裕勝也。必德我。假道之惠。令姚氏勝也。亦不失救鄰之名。縱使裕得關中。懸遠難守。終為我物。今不勞兵馬。坐觀成敗。闔兩虎而收長久之利。上策也。太宗不聽。竟從羣議。遣長孫嵩發兵拒之。戰於畔城。為晉將朱超石所敗。太宗聞之。恨不用浩計。

後周宇文深累官尚書直事郎中。及高歡以兵屯蒲坂。遣將竇泰趣潼關。太祖問策於深。深曰：泰高歡之驍將也。頑凶而輕敵。今大軍若就蒲坂。則歡拒守。泰必援之。內外受敵。取敗之道。不如遣輕銳之卒潛出小關。竇性躁急。必來決戰。歡持重。未即救之。則竇可擒也。帝喜曰：是吾心也。軍遂行。果獲泰。而歡退。是冬。歡率大衆渡河。涉洛。至沙苑。諸將皆有懼色。唯深獨賀。帝詰之。深對曰：高歡之撫河北。甚

得衆心。雖乏智謀。人皆用命。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渡河。非衆所欲。唯歡恥矢竇氏。所謂忿兵。一戰可擒。不賀何為。請假深一節。發兵邀其走路。殆無遺類矣。帝然之。尋大破歡軍。如深所策。

唐王珪嘗侍宴。太宗謂珪曰。卿識鑒清通。尤善談論。自房玄齡等咸宜品藻。又可自量孰與諸子。珪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

明。出入惟允。臣不如溫彥博。處繁理劇。衆務必舉。臣不如戴胄。以諫諍為心。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微長。帝深然其言。衆亦各以為盡己所懷。謂之確論。

房玄齡。父彥謙。仕隋。應司隸刺史。玄齡幼警敏。開皇中。天下混一。皆謂隋祚方永。玄齡密白父曰。上無功德。徒以周近親。妄誅殺。攘神器而有之。不為子孫立長久計。請置嫡庶。競

侈僭相傾聞終當內相誅夷其亡跬步可須也。彥謙驚曰。無妄言。年十八舉進士。補隰城尉。坐累徙上郡。太宗以燉煌公徇渭北。杖策上謁軍門。一見如舊。署渭北道行軍記室參軍。太宗為秦王。授府記室。封臨淄侯。征伐未嘗不從。衆爭取怪珍。玄齡獨收人物。致幕府。太宗嘗曰。漢光武得鄧禹。門人益親。今我有玄齡。猶禹也。及太宗與隱太子有隙。召玄齡與謀。乃引杜如晦協判大計。累進考功郎中。

文學館學士。太宗即位。謂玄齡有決勝帷幄
定社稷功。進爵邦國公。

裴行儉為禮部尚書。曉陰陽筭術。每制敵推
兇。必先期捷日。高宗調露元年。突厥阿史德
溫傳反。帝以行儉為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至
單于之北。際晚下營。壕澁方周。遽令移就崇
岡。將士皆云。士衆已就安堵。不可勞擾。行儉
不從。更令促之。比夜。風雨暴至。前設營所。水
深丈餘。將吏驚服。問行儉曰。何以知風雨也。

行儉笑曰。自今日但依我節制。何須問我所由知也。

裴知古為太樂令。神龍元年正月享太廟樂作。知古密語萬年令元行沖曰。金石諧婉。將有大慶在唐室子孫乎。是月中宗復位。

張九齡見安祿山初以范陽偏校入奏事。氣驕蹇。謂裴光庭曰。亂幽州者此胡雛也。及討奚契丹敗。張守珪執如京師。九齡署其狀曰。穰苴出師而誅莊賈。孫武習戰猶戮宮嬪。守

王位書卷三十一
珪法行于軍。祿山不容免死。玄宗不許赦之。
九齡曰。祿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即辜誅之。
以絕後患。玄宗曰。卿無以王衍知石勒而害
忠良。卒不用。玄宗後在蜀。思其忠。為泣下。

顏真卿為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節頗著。真卿
以霖雨為託。修城浚濠。未幾。祿山果反。河朔
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

郭子儀建中初有疾。百官造問。皆不屏婢妾。
及御史中丞盧杞至。子儀速麾去。遠側獨隱。

几待杞杞去。或問其故。子儀曰。彼形怪陋而心險。吾左右見之必咲。此人若得權。吾當族矣。

李晟德宗時為京畿渭北鄜坊丹延招討使。率師討朱泚。復京師。初晟屯渭橋時。熒惑守歲。久之方退。賓介或勸曰。今熒惑已退。皇家之利可速用兵。晟曰。天子外次。人臣但當死節。安知天道。至是謂參佐曰。前者士大夫勸晟出兵。非敢拒也。且軍可用之。不可使之。

嘗聞五緯盈縮無准。歲懼復來守歲。則我軍不戰而自潰矣。參佐歎服。

宋曹彬進檢校太傅伐江南。十一月金陵城陷。初彬之總師也。太祖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為使相。副帥潘美預以為賀。彬曰。不然。是行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況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下。爾及還。獻俘。帝謂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元未下。姑少待之。美竊視彬微笑。帝覺。遽詰所以。美

不敢隱遂以實對帝亦大笑乃賜彬錢二十萬

李昉常期王旦為相自小官薦之昉病召旦勉以自愛既退謂其子弟曰此人後日必為太平宰相然東封西祀亦不能救也

李沆為相寇準嘗以丁謂之才薦於沆而終未用一日寇謂沆曰比屢言謂之才而相公終不用豈其才不足用耶沆曰如斯人者才則才矣顧其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

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也。其後謂與準權寵相軋交互傾奪始服沆之識。

李迪為翰林學士。召對龍圖閣。真宗命迪草詔。徐謂迪曰。曹瑋在秦州。屢請益兵。未及遣。遽辭州事。第怯耳。誰可代瑋者。迪對曰。瑋知唃廝囉欲入寇。且闕關中。故請益兵為備。非怯也。且瑋有謀畧。諸將皆非其比。何可代。今關右兵多。可分付瑋。帝因問關右兵幾何。對

曰臣向在陝西以方寸小冊書兵糧數備調
發今猶置佩囊中帝令自探取目黃門取紙
筆具疏其處當留兵若干餘患赴塞下帝顧
曰真所謂頗牧在禁中矣未久唃廝囉果犯
邊秦州方出兵復召迪問曰瑋此舉勝乎對
曰必勝居數日奏至瑋與敵戰三都谷果大
勝帝曰卿何以知瑋必勝迪曰唃廝囉兵遠
來使謀者聲言以某日下秦州會食以激怒
瑋瑋勒兵不動坐待敵至是以逸待勞也臣

用此而知。勝帝益重之。

王旦相真宗時。趙德明言民飢。求糧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帝以問旦。旦請勅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帝大喜。德明得詔書。慙且拜曰。朝廷有人。又契丹奏請歲給外。別假錢幣。帝以示旦。旦曰。東封甚近。車駕將出。以此探朝廷之意耳。帝曰。何以答之。旦曰。止當以微物而輕之也。乃於歲給三十萬物。內各借三萬。仍

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慙。

王嘉祐為館職。寇準謂之曰。吾尹京外。議云何。對曰。人言丈人且入相。準曰。於吾子意何如。嘉祐曰。以愚觀之。不若不為相之善也。相則譽望損矣。自古賢相所以能建功業。澤生民者。與其君相得。如魚之有水。故言聽計從。而臣主俱榮。今丈人負天下重望。天下有太平之責焉。丈人於明主。能若魚之有水乎。準大喜曰。元之雖文章冠天下。至於深識遠慮。

則不逮吾子矣。嘉祐元之之子也。

薛奎守蜀。一見華陽范鎮。愛之。館於府舍。俾與子弟講學。鎮益自謙退。每步行趨府門。踰年。人不知其為客也。及還朝。載以俱。有問奎入蜀何所得。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世。張方平。通判睦州。時趙元昊欲叛。而未有以發。則為嫚書求大名。以怒朝廷。規得譴絕。以激使其衆。時論皆請發兵誅之。方平識其意。以為朝廷與契丹盟。天下忘備。蓋三十年矣。

若驟用之。必有喪師蹶將之憂。當順適其意。使未有以發。得歲月之頃。以其間選將厲士。堅城除器。為不可勝以待之。雖元昊終於必叛。而兵出無名。吏士不直其上。難以決勝。小國用兵。三年而不見勝負。不折則破。我以全制其後。必勝之道也。

狄青為樞密使。領兵討邕州賊儂智高。敗之。智高縱火燒城遁去。時賊屍有衣金龍衣者。眾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非詐耶。

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已而知智高果不死。人服其有識。

韓琦為相。夏國使至。將以十事聞朝廷。未知其何事也。時太常少卿祝諮主館伴。既受命。先見樞府。已而見丞相。琦曰。樞府何語。曰。樞府云。若使人議及十事。第云受命館伴。不敢輒及邊事。琦笑曰。豈有止主飲食而不及他語耶。琦乃徐料十事以授祝。曰。彼及某事。則以某辭對。辯某事。則以某辭折。祝唯唯而退。

及宴使果及十事。凡八事正中琦所料。祝如教答之。夏人聳伏。

唐介神宗時拜參知政事。帝欲用王安石。曾公亮因薦之。介言其人難大任。帝曰。文學不可任。耶經術不可任。耶。吏事不可任。耶。對曰。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論議迂闊。若使為政。必多所變更。退謂公亮曰。安石果用。天下必因擾諸公當自知之。已而果然。

呂誨拜御史中丞。王安石執政。時多謂得人。

誨將上疏劾之。司馬光勸止之。誨曰。安石雖
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姦回。喜人佞己。聽
其言則美。施於用則踈。置諸宰輔。天下必受
其禍。且上新嗣位。朝夕所與圖議者。二三執
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腹心之疾。
救之惟恐不逮。顧可緩耶。誨既斥。安石益橫。
光由是服誨之先見。自以為不及也。

趙鼎嘗謂其客方疇曰。自鼎再相。所引從官
如常。同。胡寅。張致遠。張九成。潘良貴。呂本中。

魏。矜。皆有士望。異日決可保其無他。疇曰。願公徐觀之。鼎曰。此等人才。如何變得。其後諸賢流落之久。皆壁立萬仞。雖死不變。疇始信鼎之能知人也。

江萬里罷相時。文天祥為湖南提刑。因見萬里。萬里素奇天祥志節。語及國事。愀然曰。吾老矣。觀天時人事。當有變。吾閱人多矣。世道之責。其在君乎。君其勉之。

五倫書卷之五十

五倫書卷之五十一

臣道

善行

忠謹

周。周公曰。佐武王克商二年。武王有疾不豫。太公召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周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墀。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告于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

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敬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籒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

終是圖。茲攸俟。能念子一人。公歸乃納冊于金滕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列國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周襄王使宰孔賜桓公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桓公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顏咫尺，小白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墮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遂下拜，登受。魯孔子在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

夫言。聞聞如也。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闕。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縮縮。如有循。

衛蘧伯玉為大夫。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驩驩。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

此為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為昭昭信節。不為冥冥惰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暗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

漢石奮。景帝時為諸侯相。歸老于家。以歲時朝。過宮門。闢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帝時賜食于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帝前。時奮家

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
為不及也。

石建為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
廷見如不能言者。是以景帝尊禮之。建嘗書
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者與尾而五。今
乃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為謹慎。雖他皆如
是。

霍光。武帝時為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
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闈二十餘年。小心謹慎。

未嘗有過。每出入下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其性資端正如此。

張安世宣帝時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安世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著。外內無間。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與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

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

孔光。成帝時為光祿勳。復領尚書給事中。如故。凡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脩故事。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指苟合。時有所言。輒削草藁。以為章主之過。以奸忠真人。臣大罪也。有所薦舉。唯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宴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答以

他語。其不泄如是。

陰識光烈皇后之前母兄也。光武建武元年，以征伐軍功增封。識叩頭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衆，臣託屬掖廷，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帝甚美之。及顯宗立為皇太子，以識守執金吾，輔導東宮。帝每巡郡國，識常留鎮守京師，委以禁兵。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帝敬重之，常指識以勅戒貴戚，激厲左右焉。

馮豹。章帝時舉孝廉。拜尚書郎。忠勤不懈。每奏事未報。常俯伏省閣。或從昏至明。帝聞而嘉之。使黃門持被覆豹。勅令勿驚。由是數加賞賜。

晉劉超。元帝時累官至中書舍人。于時天下擾亂。征討叛逆。超自以職在近密。而書迹與帝手筆相類。乃絕不與人交書。時出休沐。閉門不通賓客。由是漸得親密。加以處身清苦。衣不重帛。家無儋石之儲。每有所賜。皆固辭。曰。

凡陋小臣。橫竊賞賜。無德叨祿。殃咎是懼。帝嘉之。不奪其志。

隋張乾威。煬帝時拜謁者大夫。淮南太守楊綝嘗與十餘人同謁見。帝問乾威曰。其首立者為誰。乾威下殿就視而答曰。淮南太守楊綝。帝謂乾威曰。卿為謁者大夫。而乃不識參見人。何也。對曰。但慮不審。所以不敢輕對。石建數馬足。蓋謹之至。其慎密皆此類也。帝甚嘉之。

唐韋斌為銀青光祿大夫。天性質厚。每朝會。不敢離立。言笑嘗大雪。在廷者皆振裾更立。斌不徒足。雪甚。幾至韉。亦不失恭。

陸元方在官清慎。再為宰相。則天將有遷除。每先以訪之。必密封以進。未嘗露其私恩。臨終。取前後奏藁。悉命焚之。又有書一匣。常自緘封。家人莫有見者。及卒。視之。乃前後勅書。其慎密如此。

高郢性恭慎廉潔。罕與人交。守官奉法勤恪。

掌誥累年。家無制草。或謂曰。前輩皆留制集。公焚之。何也。曰。王言不可存私家。時人重其慎密。

宋。王景。太祖時。以周之宿將。封太原郡王。復以爲鳳翔節度使。景性謙退。折節下士。每朝廷使至。雖卑位。必降階送迎。周旋盡禮。左右或曰。王位尊崇。無自謙抑。景曰。人臣重君命。固當如是。我惟恐不謹耳。

陳恕。太宗時。爲鹽鐵使。每便殿奏事。帝未深

三傳書卷三十一
察必形。請讓。怒。歛板。踧縮。退至殿壁。負立。若無所容。俟意稍解。復進。慤執前奏。終不改易。或至三四。帝以其忠多從之。

李繼隆在太宗朝。特被親信。每征行。必委以機要。真宗以元舅之親。不欲煩以軍旅。優以近藩。恩禮甚篤。然能謙謹保身。明德皇后寢疾。欲面見之。上促其往。繼隆但詣萬安門外拜箋。終不入。又嘗命諸王詣第。候謁。繼隆不設湯茗。第假王府。後行茶爐。烹飲焉。

晏殊真宗時知制誥判集賢院久之為翰林
學士遷左庶子帝每訪殊以事率用方寸小
紙細書已答奏并藁封上帝重其慎密

呂夷簡仁宗時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大內
火百官晨朝而宮門不開輔臣請對帝御拱
宸門百官拜樓下夷簡獨不拜帝使人問其
故曰宮廷有變羣臣願一望清光帝舉簾見
之乃拜

曹佺神宗時封濟陽郡王帝每咨訪以政然

退朝終日語不及公事。帝謂大臣曰。曹王雖親貴。而端拱寡過。善自保。真純臣也。

蘇頌執政時。羣臣奏對。惟稟旨宣仁。頌奏事宣仁畢。必再稟。摺宗有宣諭。必告諸臣僚。以聽聖語。帝蓋默識之。後罷相。周秩為御史。嘗論元祐執政。至頌。帝曰。頌知君臣之義。與他人不同。

豐稷。摺宗徽宗時。二任言責。每草疏。必於密室。子弟亦不得見。退多焚藁。未嘗以時政語人。

元拜住為宿衛長。英宗在東宮。問宿衛之臣於左右。咸稱拜住賢。遣使召之。欲與語。拜住謂使者曰。嫌疑之際。君子所慎。我長天子宿衛。而與東宮私相往來。我固得罪。亦豈太子福也。帝登極。拜中書平章政事。

德量

列國。梁大夫宋就嘗為邊縣令。與楚隣界。梁楚之邊亭皆種瓜。梁人數灌其瓜。瓜美。楚人稀灌其瓜。瓜惡。楚令因以梁瓜之美。怒其亭瓜。

之惡也。楚人心惡梁人之賢。因往夜竊搔梁亭之瓜。皆有焦死者。梁亭人覺之。亦欲竊往報搔楚亭之瓜。因請於就。就曰：惡是構怨禍之道也。人惡亦惡。何福之甚也。若我教子。必每暮令人往竊。為楚亭夜善灌其瓜。勿令知也。於是梁亭人如就言。及楚亭旦而行瓜。則又皆以灌矣。瓜日以美。楚亭怪而察之。則乃梁亭人。楚聞之大悅。因以告楚王。王愧之。告吏曰：此梁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於

梁王。故梁楚之歡由就始。

趙藺相如拜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曰。我為趙將。有大功。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吾上。我見必辱之。相如聞之。不肯與會。每朝嘗稱病。不與爭列。相如出。望見頗。引車避匿。其舍人以為羞。相如曰。強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相鬪。其勢不俱生。所以為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頗聞之。肉袒負荊。至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

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歡為刎頸之交。漢曹參惠帝時代蕭何為相國。擇郡國訥於文辭。謹厚長者。即召為丞相史。吏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見人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焉。為相三年薨。

直不疑。文帝時為郎。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已而金主覺亡。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以償。已而告歸者來。而歸金亡金郎。亡金郎大慚。以此稱為長者。

丙吉為相。寬大好禮讓。掾吏有嗜酒者。嘗從吉出。醉嘔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第忍之。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

黃霸宣帝時為潁川太守。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迎送。重聽何傷。且善助之。無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夤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所易新吏

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太甚者耳。

何武遷揚州刺史。時九江太守戴聖行治多不法。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為博士。毀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為群盜。得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聖慚服。

卓茂。元帝時初辟丞相府史。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矣。茂

有馬數年。心知其謬。默解與之。挽車而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

王丹。光武時徵為太子少傅。客初有薦士於丹者。因選舉之。後所舉者陷罪。丹坐免。客慙懼自絕。而丹終無所言。尋復徵為太子太傅。乃呼客謂曰。子之自絕。何量丹之薄也。更為設食。相待如舊。

班超。章帝時為將兵長史。使西域鎮撫于寘。

衛候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小昆彌以下錦帛。邑始到于窳。而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魯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今邑詣超受節度。詔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

師徐幹謂超曰。邑前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
緣詔書留之。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
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卹
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

陳重。順帝時舉孝廉。在郎署。有同署郎負息
錢數十萬。債主日至。詭求無已。重乃密以錢
還郎。後覺知。而厚辭謝之。重曰。非我之為。將
有同姓名者。終不言惠。又同舍郎有告歸寧
者。誤持隣舍郎袴以去。主疑重所取。重不自

王作書卷五十一
申說而市袴以償之。後歸寧者以袴還主。其事乃顯。

劉寬為南陽太守。雖在倉卒未嘗有疾言遽色。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污朝衣。寬神色不異。徐曰。羹爛汝手乎。其性度如此。

三國蜀蔣琬代諸葛亮為政。督農楊敏毀琬曰。作事愼愼。姑對不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重

請乞問其憤憤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憤憤矣。復何問邪。後斂坐。事繫獄。衆人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得免重罪。

晉王述。清潔絕倫。自康帝以來。累躋重位。每以柔克為用。謝奕性廉。嘗忿述極言罵之。述無所應。面壁而已。居半日。奕去。始復坐。人以是稱之。

後魏房景伯。除清河太守。郡民劉簡。虛曾失禮。

於景伯聞其臨郡。闔家逃亡。景伯督切屬縣。追訪之。而署其子為西曹掾。時山賊為梗。景伯命諭之。賊以景伯不念舊惡。一時俱下。論者稱之。

隋。元褒為原州總管。有商人為賊所劫。其人疑同宿者而執之。褒察其色冤而辭正。遂捨其人。商詣關訟褒受金。文帝遣使者窮治之。使者責褒曰。何故利金而捨賊也。褒便引咎。初無異詞。使者與褒俱詣京師。遂坐免官。其盜

尋發於他所。帝謂褒曰。公朝廷舊人。位望隆重。受金捨賊。非善事。何至自誣也。對曰。臣受委一州。不能息盜賊。臣之罪一也。州民為人所謗。不付法司。懸即放免。臣之罪二也。牽率愚誠。無顧形迹。不恃文書約束。至今為物所疑。臣之罪三也。臣有三罪。何所逃責。臣又不言受賂。使者復將有所窮究。然則縲紲橫及良善。重臣之罪。是以自誣。帝嘆異之。稱為長者。

唐裴行儉嘗賜馬及玳鞍。令史私馳馬。馬蹶鞍壞。懼而逃。行儉招還之。不加罪。初平都支遮匄獲瓌寶不賞。蕃酋將士願觀焉。行儉因宴徧出示坐者。有瑪瑙盤廣二尺。文彩粲然。軍吏趨跌盤碎。惶怖叩頭流血。行儉笑曰。尔非故也。何至是。色不少吝。

戴至德遷尚書右僕射。時劉仁軌為左僕射。射人有所訴。率優容之。至德乃詰究本末。理直者密為奏。終不顯私恩。由是當時多稱仁軌。

為解事僕射。嘗更日聽訟。有嫗詣省。至德已收牒。嫗乃復取曰。初以為解事僕射。今乃非。是至德咲還之人。服長者。

婁師德深沉有度量。嘗與李昭德偕行。師德素豐碩。不能遽步。昭德遲之。恚曰。為田舍子。所留師德笑曰。吾不田。舍復在何人。其弟守代州。辭之官。師德教之耐事。弟曰。人有唾面。潔之乃已。師德曰。未也。潔之是逆其怒。正使自乾耳。

狄仁傑。武后時以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謂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為過。臣當改之。以為無過。臣之幸也。譖者乃不願知。后嘆其長者。

郭子儀握兵處外。而魚朝恩短毀于內。嘗使人竊發其父墓。盜未得。子儀自涇陽來朝。中外懼有變。及見代宗。言之。即號泣曰。臣父主兵。不能禁士殘人之墓。人今發先臣墓。此天

譴。非人患也。朝息又嘗約子儀脩具。元載使人告以軍容將不利公。其下衷甲。願從子儀。不聽。但以家僮十數往朝息曰。何車騎之寡。子儀告以所聞。朝息泣曰。非公長者得無致疑乎。

陽城有人盜其樹。城遇之。慮其恥。退自匿。嘗絕糧。遣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卧於路。城怪其故。與弟迎之。奴未醒。乃負以歸。及覺。痛咎謝。城曰。寒而飲。何責焉。

五代晉高防性沉厚守禮法初北京留守張從
息移澶州防禦使表防為判官有親校段洪
進盜官木造器市取其直從息怒將殺之洪
進思緩其罪紹曰判官使為之從息召防詰
之防即引伏洪進得免從息遺防錢十千馬
一匹遣之防拜受而去終不自明既而從息
悔命騎追之防不得已還賓主如初居歲餘
稍稍有言防自誣以活人從息益加禮重焉
宋張永德太祖時為武勝軍節度會出師討金

陵。永德造戰船數十艘。運糧萬斛。自順陽沿漢水而下。富民高進者豪橫。莫能禁。永德乃發其姦。寘於法。進潛詣關。誣永德緣險固。置十餘砦。圖為不軌。太祖命樞密都承旨曹翰領騎兵察之。詰其砦所。進曰。張侍中誅我宗黨殆盡。希中以法報私憤耳。翰以進授永德。永德遽解縛。就市笞而釋之。時稱其長者。張平以供奉官監木務于彭門。時郡吏有侮平者數輩。後悉被罪。配京窰。音務平子從式。

適董其役。見之以語平。平召至第。為設酒饌。勞之曰。公等不幸。偶罹斯患。慎勿以前事為念。給以緡錢。且戒從式善視之。時人稱其寬厚。

李昉素與盧多遜善。待之不疑。多遜屢譖昉於太宗。或以告昉。昉不之信。及入相。帝言及多遜事。昉頗為解釋。帝曰。多遜居常毀卿一錢不直。昉始信之。帝由此益重昉。

呂蒙正不喜記人過。初參知政事。入朝堂。有

朝士於簾內指之曰。是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為不聞而過之。其同列怒。令詰其官位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復忘。固不如無知也。且不問之。何損。時皆服其量。

張齊賢以右拾遺為江南轉運使。一日家宴。一奴竊銀器數事于懷中。齊賢自簾下熟視不問。及後為宰相。門下廝役往往皆得班行。而此奴竟不露祿。奴乘間再拜告曰。某事相

公最久。凡後於某者皆得官矣。相公獨遺某何也。因泣下不止。齊賢憫然。語曰。我欲不言。尔乃怨我。尔憶江南日。盜吾銀器數事乎。我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雖尔亦不知也。吾備位宰相。志在激濁揚清。安敢以盜賊薦耶。念汝事我日久。今予汝錢三百千。汝其去吾門下。自擇所安。盖吾既發汝平昔之事。汝必有愧於吾。不可復留也。奴震駭。泣拜而去。

王旦為相。寇準在樞密院。數短旦。旦專稱準。

真宗謂旦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缺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帝以是愈賢旦。中書有事送密院事。違詔格。準以上聞。旦被責。堂吏皆被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令送還密院而已。準大慚謝。及準罷。託人語旦求為使相。旦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吾不受私請也。準深憾之。已而除準武勝軍節度。

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且所以薦者。準愧歎以為不可及。

李沆。素有長者譽。一僕適宅。金數十千。忽一夕遁去。有女將十歲。羨姿格。自寫一券。繫於帶。願賣於宅。以償焉。沆大恻之。祝夫人曰。願如已。子育於室。訓教婦德。俟成。求偶嫁之。請夫人親結縭。以主婚。然而務在明潔。夫人如所誨。及笄。擇一壻。亦頗良。具奩幣歸之。女範。

果堅白。其二親後歸京。聞之感佩。刻心骨。沉
病。夫婦刲股為羹饋之。至薨。衰經三年以
報。

呂夷簡執政。范仲淹以天章閣待制知開封
府。屢攻夷簡短。坐落職。知饒州。復天章閣待
制。知永興軍。會夷簡復入相。對仁宗曰。范仲
淹賢者。朝廷將用之。豈可但除舊職。即除龍
圖閣直學士。陝西經畧安撫使。仲淹謝曰。嚮
以公事忤犯相公。不意相公獎拔乃爾。夷簡

曰。豈敢復以舊事為念乎。及仲淹知延州。移書諭元昊以利害。答書不遜。仲淹焚其書。不以聞執政。以為不當通書。而又擅焚之。宋庠請論以軍法。帝顧謂夷簡何如。夷簡曰。止可薄責而已。乃降一官知耀州。

趙槩仁宗時召脩起居注。歐陽脩後至。朝廷欲驟用之。難於越次。槩聞請郡。除天章閣待制。糾察在京刑獄。脩知制誥。脩遇槩素薄。又躡知制誥。及脩有獄。槩獨抗章明其罪。言為

仇者所中傷。不可以天下法為人報怨。倘得
解。始服其長者。蓋槩秉心和平。與人無怨。怒
雖在事而不言。然陰以利物者為不少。議者
以比劉寬。婁師德云。

王繕為沂州錄事參軍。時魯宗道為司戶參
軍。家貧食衆。俸祿不給。每貸於繕。猶不足。則
又懇繕預貸俸錢。宗道御下嚴。庫吏深怨之。
訴宗道私貸緡錢。州并劾繕。繕諭宗道曰。第
歸罪某。君無承也。宗道曰。過實自某。公何辜。

焉。繕曰：某仕無他志，得罪無害。君年少有志節，明爽方正。實公輔器，無以輕過。輒累遠業，併得罪何益。卒。明宗道不知，而獨得私貸之罪。由是困銓曹二十餘年。晚用薦者引對吏部，案其功過上奏。中有宗道姓名。宗道時已叅大政侍殿中。仁宗目宗道曰：豈卿耶。宗道遽稱謝，且具陳其實。仁宗嘆曰：王繕長者也。

韓琦在大名日，有玉盞二隻，每開宴召客，特

設一卓覆以錦衣。置盞其上。一日召漕使。且將用之。酌酒勸座客。俄為一吏誤觸倒玉盞俱碎。坐客皆愕然。吏且伏罪。琦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曰。凡物成毀亦自有數。俄顧吏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坐客皆嘆琦寬厚。

蘇頌平生於人無纖芥仇怨。在杭州日。有要人以事屬頌。頌不從。後其人當言路。懷忿抵熾。或謂其事迹書劄具存。可辨。頌笑曰。吾豈為是哉。在穎日。通判趙至忠。本朔漠人。所至

王作書卷三十一
二十三
輒與守競。頌待之以禮。具盡誠意。他日至忠
泣曰。至忠虜人也。然見義則服。平生誠服者
唯今韓魏公與公耳。

金韓昉。熙宗時除汴京留守。封鄆國公。致仕。昉
性仁厚。待物甚寬。有家奴誣告昉以馬資送
叛人出境。考之無狀。有司以奴還。昉待之如
初。曰。奴誣主人以罪。求為良耳。何足怪哉。人
稱其長者。

元耶律楚材與咸得卜有舊。然咸得卜譖於宗

王曰耶律中書令率用親舊必有二心宜奏
殺之宗王遣使以聞太宗察其誣責使將
遣之屬有訟咸得卜不法者太宗命楚材
之奏曰此人倨傲故易招謗今將有事南方
他日治之未晚也帝私謂侍臣曰楚材不較
私讎真寬厚長者汝曹當效之

阿魯渾薩理乞罷政事并免太史院事詔以
為集賢大學士司天劉監丞言阿魯渾薩理
在太史院時數言國家災祥事大不敬請下

吏治世祖大怒以為誹謗大臣當抵罪阿魯
渾薩理頓首謝曰臣不佞賴陛下天地含容
之德雖萬死莫報然欲致言者罪臣恐自是
無為陛下言事者力諍之乃得釋帝曰卿真
長者

五倫書卷之五十一